

红

楼

梦

学

刊

一九八一年

1



H
O
N
G
M
E
N
G
X

I207.411/198.7

6950506

-0906178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一年 第一辑

总第七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编

莫言 陈平原 周国平 李伟长 梁衡 谷建芬

《红楼梦》学刊常设栏目：研讨与争鸣、研究与评论、资料与研究、学术动态、书评与书简



23093536

百花文艺出版社



871090-302028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茅 盾 王昆仑
主 编：王 朝 闻 冯 其 庸 李 希 凡
编辑委员：王 利 器 王 朝 闻 邓 绍 基 冯 其 庸 *
刘 梦 溪 * 刘 世 德 朱 彤 李 希 凡 *
李 厚 基 启 功 吴 世 昌 吴 组 纬
杨 宪 益 周 汝 昌 周 绍 良 周 雷 *
张 毕 来 张 锦 池 陈 玉 刚 陈 毅 黑
胡 文 彬 * 顾 颀 刚 陶 建 基 郭 预 衡
蒋 和 森 蓝 钿 蔡 义 江 端 木 蕙 良
廖 仲 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上海人民出版社

Studies on Hong Lou Meng

No.1 1981

Main Contents

On the Central Theme of *Hong Lou Meng*

- Zhu Tong
Lin Daiyu's Death as Described by Cao Xueqin

- A Discussion of the Artistic Composition of
Hong Lou Meng Wang Qizhong

- On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Hong Lou Meng*
..... Teng Yun

- On Details of the Way of Life in *Hong Lou Meng*
..... Duan Qiming

- On the Presentation of Some Lower-class Characters
in *Hong Lou Meng* Tang Fuling

- A Creative Artist's Analysis Hao Yanlin

- Filling in Some Gaps in the "Foreword to
Hong Lou Meng" Zhou Chezong

- Comments on the Authors and Readers of
Hong Lou Meng Li Houji

- How the Dialogue in *Hong Lou Meng* Was Made in
Character Fu Jifu

- Notes on the Novel. Certain Aspects of *A Dream*.

- Introductions to Studies on *A Dream*. Activities
of Redologists. Illustrations to *A Dream*.

目 录

一九八〇年全国《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 论《红楼梦》的主题 朱形(1)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 蔡义江(39)
重视《红楼梦》艺术创作经验的研究 鲁德才(75)
试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启忠(89)
《红楼梦》文学语言论 滕云(105)
论《红楼梦》生活细节的描写 段启明(139)
- 芥豆之微见匠心
- 漫谈《红楼梦》中几个下层小人物
形象的塑造 唐富龄(159)
- 论王府本
- 《红楼梦版本论》之一 林冠夫(177)
独创的艺术分析
- 论《石头记》脂砚斋评 郝廷霖(207)
《红楼梦》“凡例”补佚与释疑 周策纵(246)

- 《红楼梦》“全璧”的背后（续） 周汝昌(261)

漫话《红楼梦》的作者和读者

- 红楼艺苑掇琐之一 李厚基(297)
 《红楼梦》人物语言的性格化 傅继馥(314)
 《红楼梦说梦》作者考 刘世德(339)

· 红注集锦 ·

- “种得蓝田玉”析 洪 铸(242)
 庄、庄子、庄地、庄头、皇粮庄 朱松山(244)
 劳什子 毛西旁(88)
 “走骡”补义 刘 恒(260)
 “青塚”新解 崔迈农(206)
 《红楼梦》
 • 红楼一角 •
 关于《楝亭夜话图》 张伯驹(295)
 晴雯并非死于“女儿痨” 翁 宇(72)
 薛宝钗《柳絮词》出处 邓小军(138)
 关于庚辰本第十四回一条脂批的“来源”和理解的
 浅见 李 听(84)
 “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 玉 麟(259)
 曹𫖯监修梅文鼎墓 张旭光(258)

刚丙庙与三教庵 樊 夫(157)

· 红学书窗 ·

《论凤姐》(王朝闻著) 舒 汛(176)

《红楼梦艺术论》(徐迟著) 杰 华(158)

· 红学动态 ·

中国《红楼梦》学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

在京召开 申文甫(74)

· 红楼画廊 ·

大观园 (清) 杨柳青年画

潇湘秋思 陈从周

编后 (346)

在《红楼梦》上发表过一些诗画作品的画家

杨柳青年画 姚华

《红楼梦》上发表过一些诗画作品的画家

陈从周 姚华

《红楼梦》上发表过一些诗画作品的画家

王世襄 姚华

《红楼梦》上发表过一些诗画作品的画家

吴昌硕 姚华

《红楼梦》上发表过一些诗画作品的画家

齐白石 姚华

《红楼梦》上发表过一些诗画作品的画家



文姬留恨汉室，班昭重振家声。《楚辞》《离骚》传世，
恨个什么？《楚辞》尚有音容相承，香草美人意脉，人
会懂得到底。而今的“红学”，也文理互通，不提《楚辞》
音容已作出。

论《红楼梦》的主题

朱 彤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倾注了毕生的心血，集中了他全部的思想和艺术的智慧，灌溉和培育出一株香溢千古的艺术奇花——《红楼梦》，把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无论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创造了一代文学的奇迹。但是，作者饱含着人生血泪，“哭成此书”的婉曲用心，两百多年来却一直没有真正被人们所理解，那渗透全书的主题，当然也无从获得科学的阐释。众口哓哓，言人人殊，出现许多附会的谬论和歪曲的妄说。曹雪芹的生前，当《红楼梦》的稿本在戚友借阅流传之中，这种误会和歪曲大概就已经产生了，都认为书中大旨不过谈情而已。所以，难怪作者在第一回的楔子部分，面对茫茫人寰，不胜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诗，发出知音难逢的深长喟叹：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①

①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据庚辰本，个别地方参考其他脂本。

究竟谁是《红楼梦》具有深识鉴奥的“解味”者呢？

《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无论是封建阶级文人，或资产阶级学者，根本都没有读懂《红楼梦》，他们个别的观点，虽不无或有可取之处，但总的看来，除了荒诞的附会和无知的歪曲之外，对《红楼梦》的主题，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阐释。

建国以后，经过一九五四年文化思想战线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观点的批判，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纪元，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红楼梦》研究拨开新旧红学散布的种种唯心主义迷雾，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逐步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红楼梦》这部伟大现实主义古典杰作的思想艺术价值，开始为人们所正确理解。对全书的关键问题——主题，也从不同方面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尽管命题各异，观点不同，但各家的说法都或多或少包含着正确的合理的因素，都为准确发掘分析《红楼梦》的主题作出应有的贡献。从五十年代中后期红学研究中提出的“爱情主题说”，到稍后六十年代前期针对这种说法提出的“四大家族衰亡过程主题说”，虽所持的看法有别，但其基本精神，都是从社会批判和美学意义这些根本方面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讨。历史地看，它们各自都有应当充分肯定的合理内核。它们既体现了批判“新红学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观点之后红学研究的初步成果，是对历史上新旧红学种种谬论一种相当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在红学史上是一次很大的飞跃，起了破旧立新，别开历史生面的进步作用，也为以后《红楼梦》主题的研究提供基础，开辟道路。尽管如此，如果把它们结合全书内容作进一步的推究，则又觉得“爱情主题说”似失于偏

颇和狭隘，“四大家族衰亡过程主题说”也似流于空泛和笼统，均未触及《红楼梦》主题的核心和关键。因为统观全书（曹雪芹的前八十回），作者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展开，在总体艺术构思上，都若明若暗，直接间接时刻着意于一个核心问题的表现。要充分揭示全书主题的本质内容，就必须抓住作者时刻不忘并在作品中集中全力表现的那个核心问题，才算登堂入室，真正窥得《红楼梦》主题的壸奥：既准确地道出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又科学地阐释出作品深刻的客观意义。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红楼梦》的主题呢？《红楼梦》的全部故事情节、矛盾冲突、人物关系到底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核心问题来展开、安排的呢？

我们认为，作为《红楼梦》主题的核心问题，是封建统治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并主宰全书，它有如一种放射性的物质，无形而深刻地渗透在全书一切形象描绘和性格塑造当中。这个问题，由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观点在作品中表现的极其隐蔽的特点，在具体描绘中使读者无所视见、但在形象的整体上却让人们感到它无往而不存。《红楼梦》描写了封建社会末期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矛盾。书中种种描写，诸如封建贵族日常生活的铺张奢靡，封建政治的黑暗腐败，纲纪的倾圮，伦常的乖丧，道德的堕落，叛逆者的爱情婚姻悲剧，等等，都无不与封建统治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这个核心问题息息相通。只有抓住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揭示出《红楼梦》主题的本质，才算真正掌握了读懂全书的一把钥匙。基于这种理解，把《红楼梦》的主题概括一下，那就是：一部《红楼梦》是以封建贵族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展开了贵族阶级各个生

活侧面的描写，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烈地讴歌和赞美新兴力量的叛逆精神，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

《红楼梦》前五回，从全书总体艺术构思来看，是概括全书思想内容、艺术结构和人物描写的一个带有纲领性的序曲。它既开宗明义地申明作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交代书中人物活动的典型历史环境，概括地提示人物性格和命运，清楚地点出全书的悲剧结局，更重要的，用画家的“皴染”手法，通过不同角度，逐步明确点出自己的创作意图，即全书的主题。所以，要真正理解《红楼梦》的主题，必须从前五回入手。

第一回。作者通过姑苏城内乡宦甄士隐的半生遭际和最后的归宿，富有象征意味地揭示出地主阶级后继无人必然没落的命运。在“无后为大”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甄士隐只有一个女儿英莲，身后萧条，兼祧乏人，已经透露出这个地主之家即将衰亡的消息，偏偏横祸又接踵而至。先是，他仅有的一一个宝贝女儿元宵观灯，丢失了；继而，隔壁葫芦庙炸供起火，殃及他家，把家产烧了个精光。投奔岳父封肃，又备尝冷遇，频遭白眼。最后，他看破世情，接受跛足道人的度脱，遁入空门。在甄士隐故事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家前，跛足道人跟他对答的《好了歌》和《好了歌解》。这两篇韵文渗透了浓重的虚无主义唯心色彩，应当批判地对待。但是，《好了歌》和《好了歌解》的主要思想价值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们现实主义地反映出封建社会末期贵族阶级荣辱升沉，兴衰更替的急

剧变化。在这个荒唐怪乱的变化当中，一切传统的神圣的观念和事物，都遭到现实生活无情的亵渎和嘲弄，呈现出一派礼崩乐坏、名教沦亡的末日景象。这两首歌实际上是作者“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①的一曲寓意深长的挽歌，真实地展示出封建制度赖以维系的纲常伦理已经崩毁殆尽的现实图景。尤其最后一章，更怵目惊心地点出了地主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危机：

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段歌经过甄士隐的“解注”，就比较具体化一些了：“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脂评也说这段写“儿女死后无凭，生前空为筹画计算，痴心不了”。如果说，地主阶级后继无人问题，在第一回里通过甄士隐命运象征性的暗示，通过《好了歌》和《好了歌解》在通篇唯心主义的咏叹中作了相当含蓄的提示，尚不能给人以明确清晰的概念，那么，在以后几回的反复“皴染”中，它就以非常明朗的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第二回对揭示全书的主题，最为重要。前面一小部分“贾夫人仙逝扬州城”，主要介绍林黛玉的家世和身世，为她第三回投奔贾府作引，非此回的重点内容。但作者在介绍林黛玉家世的文字中，突出地写到这个祖上封过列侯的官僚世家，也同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3页。

样面临后继无人的绝境。“支庶不盛，子孙有限”，年已四十的林如海，有个三岁的儿子，偏又死去，只剩下一个女儿林黛玉，假充养子，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如海一死，林家就“绝后”了。后继无人，立刻成为现实。正如第五十七回紫鹃一席玩话引得贾宝玉呆病发作，迷乱中大嚷要把来接林黛玉的林家的人打出去，贾母安慰他说：“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来接他的”。“死绝了”，只是地主阶级后继无人的一种表现形式，还不足以威胁到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林如海的“绝后”与甄士隐的“绝后”都从同一侧面显示出地主阶级普遍衰亡没落的征象，对全书主题的揭示起着一种艺术上的烘托作用。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是第二回的主要部分，它从正面集中地展示出全书主题的核心内容，而这个核心内容又是以贾府的兴衰为直接的政治背景引出的。所以，第二回前诗作者特书：“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兴衰”不过是个表象，造成目下兴衰的那个朕兆，才是兴衰问题的本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冷子兴这个被贾雨村誉为“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怎样议论贾府的“兴衰兆”的。

首先，他透过贾府表面繁荣的假象，颇为辩证地看出趋于衰亡没落的实质。“演说”一开头，他就向贾雨村指出：“如今这荣宁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贾雨村却有点形而上学，说他去年到石头城，从贾府老宅门前经过，“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蔚蔚润之气，那象个衰败之家”？对这种表面肤浅之论，冷子兴当即斥为“不通”，并用富有深刻哲理的语言作了阐释：“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时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

到底气象不同。”那么，贾府这个赫赫望族所以萧疏衰败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次，冷子兴接着讲出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如今年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远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这段议论，实际上是作者借冷子兴之口，明确地揭示出全书主题的核心：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封建统治阶级后继无人。在作者看来，贾府已经露出端倪的经济危机，“还是小事”，惟有儿孙不肖，后继无人的问题，才是极其严重的“大事”。应该说，作者在这里确实捕捉到导致封建统治阶级衰亡的实质性问题。从政治上说，一个阶级，一个家族，是否后继有人，实乃他们前途命运之所系，是直接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兴衰绝续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王纲解纽，天崩地解的封建社会末期，是整个地主阶级所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政治危机。整个上层贵族阶级在醉生梦死、声色狗马的寄生生活中堕落腐烂，不可救药；少数有识之士走向叛逆，在黑暗中荷戟彷徨、上下求索，探寻着新的人生出路。曹雪芹深刻地透过康乾盛世的表象，抓住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作为《红楼梦》主题的核心，由此生发开去，展开对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全面批判。这段议论，可以说，是一部《红楼梦》思想内容提纲挈领式的浓缩，是《红楼梦》主题画龙点睛般的概括，是贯穿全书的总纲。全书故事情节的安排，矛盾冲突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刻

划，无一不是直接间接，或明或暗地体现了这段议论的精神。所以，这段议论，既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核心，也是全书主题的核心。

最后，在上面那段纲领性议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冷子兴对荣国府的具体“演说”，他从贾府开基立业的老祖宗谈起，一直“演说”到第四代、第五代的男男女女。“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封建宗法制度下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普遍规律。

冷子兴的“演说荣国府”，正生动地反映了这个规律。通篇

“演说”，不仅在艺术构思上全面地对书中主要人物和历史环境作了介绍，最主要的，则是通过贾府五代家史的叙述，彻底驳斥了贾雨村认为贾府是“最教子有方”的错误论调，用事实论证了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突出地强调了主题的核心——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问题。冷子兴与贾雨村在对贾府各色人等的普遍议论当中，重点又是落在书中主人公贾宝玉那种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叛逆性格的褒贬上，说他“置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用冷子兴的话来说，是“成则王侯败则贼”的一流人物。贾雨村又补充说，他“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的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分亦是这一流人物”。接着举出金陵甄家的孩子“种种异常”为证，说明“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这番议论，充分地证明象贾宝玉这类叛逆性格，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存在，而是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新生事物。他们的出现，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新内容的反映，是明代后期出现的、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又有了长足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

反映，预示着封建贵族阶级在继承人问题上面临无法消弭的严重危机，预示着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难怪顽固的封建卫道者贾政，在贾宝玉周岁时，就骂他是“酒色之徒耳”；也难怪王夫人称他是“孽障”、“祸胎”、“混世魔王”；更难怪后来政老爷把他恨得咬牙切齿，视若寇仇，说他将来难免要酿成“弑父弑君”之祸，下决心要用板子打死他，用绳子勒死他。的确，从贵族阶级继承人问题来考虑，贾宝玉这类叛逆人物，说他是“孽障”、“祸胎”，确有些道理。他的性格中所体现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新社会的萌芽因素的反映，就其发展前途而言，不仅要否定封建阶级的君父，而且必将整个摧毁封建阶级的宗庙社稷。“兴衰兆”的“兆”的严重性，就在于此。

总之，“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全面地交代故事发生的环境，突出地点明了全书的主题，简括地介绍了主人公的叛逆性格，系统地透露出全书的写作提纲。它告诉读者，《红楼梦》写封建贵族阶级的兴衰是以贾府为中心，写贾府的兴衰是以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而写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又是以贾宝玉的人生道路为重点。

第三回，除了通过林黛玉进贾府对这个贵族之家的生活环境作了具体描写外，主要着重从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角度介绍贾宝玉叛逆性格的政治内容。贾宝玉一出场，作者从反面用封建阶级的观点写了两首《西江月》，概括了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基本特征，作者也说“批宝玉极恰”。实际上，它们是全书贾宝玉性格描写的提纲。第一首写贾宝玉那种“高情不入世人眼”的种种“乘僻邪谬”、“愚顽”、“不肖”的表现；第二首明确点出他是个“于家于国无望”的异端分子，直接归结到

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主题核心上去。如果摆脱封建阶级的偏见，贾宝玉的“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恰恰曲折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新成果，朦胧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反封建要求。唯其如此，后来他才使阶级、家族对他的希望悉归泡影，执着地走着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成为一个于封建家国无望的“逆子”。《红楼梦》主题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它揭露封建阶级的种种腐朽和罪恶，而更在于它通过贾宝玉叛逆性格的成长发展史，通过他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末世意识形态领域里两种思想的尖锐冲突，真实地反映了两种人生道路的激烈斗争，从而描绘了一幅我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阶级斗争宏伟画卷，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作出了历史性的判决。

到了第四回，作者又把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问题，扩展到金陵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从而使这个问题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的“皇商”薛家，这时亦濒临门衰祚薄，难乎为继的绝境。仅有的一个继承人薛蟠，整天斗鸡走马，游山玩水，弄性尚气，挥金如土，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因为争买一个丫环，喝令手下恶奴，把冯渊打了个稀烂。惹出一场涉讼经年的人命官司。在这场人命官司中，作者通过应天府门子之手公布了一张“护官符”，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那种“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揭露出来。“护官符”这个典型情节，确实很重要。它一方面以“欲抑先扬”的手法把贾府衰亡没落放在普遍的社会联系中去描写，概括了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使